

《内经》“风淫于内”视域下白癜风的病机与治疗探析

宋昭然¹, 王远红^{2*}

¹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 黑龙江 哈尔滨

²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 黑龙江 哈尔滨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8日

摘 要

以《内经》“风淫于内”理论为指导, 认为风邪是贯穿白癜风始终的重要病理因素, 风邪内生是发病之基础, 风邪外侵是发病之诱因, 风邪伏藏是复发之根源, 提出以“治风、通络”为基本治疗原则。临证将该病分为初发期、进展期、稳定期进行分期辨治, 初发期外风侵袭引动内风, 治以散外风为主, 阻遏白斑扩散; 进展期外风入里、内风妄动, 治以息内风为主, 平复病情进展; 稳定期伏风内潜, 兼见肝郁、脾虚、痰湿、血瘀多端夹杂、虚实互见之复杂病机, 治以搜伏风为主, 固本防止复发。遵“风淫于内, 治以辛凉, 佐以苦甘”之旨, 临证以自拟辛凉苦甘汤为基础方加减治疗。

关键词

白癜风, 四气五味, 黄帝内经, 肝郁脾虚

Exploration on the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of Vitilig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ind Flourishing in the Interior” in *Huangdi Neijing*

Zhaoran Song¹, Yuanhong Wang^{2*}

¹Graduate School,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Heilongjiang

²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Heilongjiang

Received: July 14, 2026; accepted: August 8, 2026; published: August 18, 2026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宋昭然, 王远红. 《内经》“风淫于内”视域下白癜风的病机与治疗探析[J]. 临床医学进展, 2026, 16(8): 1469-1475. DOI: 10.12677/acm.2026.1682924

Abstract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Wind Flourishing in the Interior” in *Huangdi Neijing*, wind pathogen is regarded as a core pathological factor running through the whole course of vitiligo. Endogenous wind serve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disease onset, external wind invasion acts as the inducing factor, and latent wind pathogen is the root of disease recurrence. The therapeutic principle of “calming wind and unblocking collaterals” is therefore proposed. Clinically, vitiligo is treated by stage differentiation including the initial stage, progressive stage and stable stage. In the initial stage, external wind invades the body and stirs endogenous wind, so the treatment focuses on dispelling external wind to restrain the spread of leukoplakia. In the progressive stage, external wind penetrates inward and endogenous wind becomes hyperactive, thus the therapy prioritizes tranquilizing endogenous wind to stabilize disease progression. In the stable stage, latent wind lurks internally, accompanied by complicated pathogenesis such as liver depression, spleen deficiency, phlegm-dampness and blood stasis with intermingled excess and deficiency. The treatment centers on eliminating latent wind to consolidate healthy foundation and prevent recurrence. Following the classical tenet that “when wind is excessive in the interior, treat with pungent-cool medicinals assisted by bitter-sweet herbs”, the self-formulated Xinqiang Kugan Decoction is adopted as the basic prescription with modified adjustments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vitiligo.

Keywords

Vitiligo, Four Qi and Fives Flavors, *Huangdi Neijing*, Liver Depression and Spleen Deficienc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白癜风是一种慢性色素脱失性自身免疫性皮肤病, 虽然不直接危及生命, 但因皮损可见性易导致患者焦虑、抑郁等心理损害[1], 故仍应积极治疗。当前西医治疗以窄谱紫外线(NB-UVB)光疗、局部糖皮质激素及 JAK 抑制剂(如鲁索替尼)为主要手段[2]。此外, 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逐渐完善, 白癜风与精神心理因素的相关性研究更加深入, 学界越来越重视心理干预在白癜风中的治疗作用[3]。叶姝等总结赵炳南教授治疗白癜风经验, 认为先有情志不畅, 导致肝气郁滞, 若此时感风邪, 则气血失和, 肌肤失养, 发为白斑[4]。“风淫于内”为六气淫胜的一种, 前人多从五行胜复制化和脏腑苦欲补泻的角度进行阐述, 将“辛凉苦甘”作为治疗外风的配伍法则[5], 谢文光衷于《素问·至真要大论》原文, 细致分析后认为“辛凉苦甘”法在临证中可用于肝郁脾虚证[6]。

2. “风淫于内”理论阐释

“风淫于内”出自《素问·至真要大论》, 本篇列举了六气内淫为病的不同症状, 并根据气味理论制定了相应的治疗法则, 该句即是对“岁厥阴在泉, 风淫所胜”提出的治法, 即“诸气在泉, 风淫于内, 治以辛凉, 佐以苦甘, 以甘缓之, 以辛散之[7]。”“天地之气, 内淫而病”, 当寅申之时, 厥阴风气在泉, 为风气主司时段, 若过于亢盛, 则会淫其所胜之气而为病。风为木, 木胜土, “风淫所胜”的症状, 原文描述为“民病洒洒振寒, 善伸数欠, 心痛支满, 两胁里急, 饮食不下, 膈咽不通, 食则呕, 腹胀善

噫, 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 身体皆重[7]”。肝气横逆胸胁, 郁而不疏, 则见两胁里急、心痛支满、善伸善噫等症, 得大便或矢气后, 肝气随之略舒, 故有快然之感。脾虚运化无力, 故有腹胀、胃脘疼痛、胸膈不通、饮食不下而吐之症; 脾虚阳气不能固护肌表, 又兼风邪外袭, 故见恶寒; 脾虚无力运化, 水湿停聚, 阻遏气机, 故见数欠而身体沉重。《四圣心源》: “风者, 厥阴木气之所化也……木以发达为性……郁怒而克脾土[8]。”风属木, 木胜土; 肝属木, 脾属土, 肝木不疏而克伐脾土则见肝郁脾虚之象。综合分析, 此为风邪太过, 内淫机体而致肝郁脾虚之证。所谓“两虚相得, 乃克其形”, 此为先天有内在脏腑失调, 后因感邪而发病。因此, 风淫于内不仅有风邪外袭之表证, 还有内在脏腑肝脾不和之证。

风淫所胜当以“辛凉苦甘”为治, 张介宾在《类经》中解释为: “风为木气, 金能胜之, 故治以辛凉, 过于辛, 恐反伤其气, 故佐以苦甘, 苦胜辛, 甘益气[9]。”金克木, 厥阴风木之气内淫, 郁而不散, 当以燥金之气平之, 辛凉属金, 故“治以辛凉”, 辛凉之品既能疏散外风, 又能疏解肝郁; 辛散太过恐反伤肝气, 苦性沉降可制约辛金, 又属火生土而能健脾, 故“佐以苦”; 肝木太过易克伐脾土, 张仲景《金匮要略》“见肝之病, 知肝传脾, 当先实脾[10]”, 须补土以防木乘, 甘属土, 故“佐以甘”, 且培土又可生金以制约亢盛之木气。

综上所述, 当人体内脏腑气偏时, 容易感受风邪, 内外合邪而为病, 表现出肝郁脾虚证, 此时可以根据气味理论组方治疗, 以辛凉之品疏散外风、疏解肝郁, 苦味药燥湿以健脾, 甘味药健脾以缓肝急。

3. 从“风淫于内”探析白癜风病因病机

白癜风的诸多症状特点都体现出其与风邪有密切关系, 如白斑表现在皮肤, 且易发生在头面颈, 发无定处, 形态多样, 循肝经分布, 在春季发病或复发者多[11], 故而诸多医家都从风邪角度认识与治疗[12]。陶迪生、许铨教授亦认为风邪贯穿白癜风始终[13][14]。因此, 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 我们提出风邪内生是白癜风发病之基础, 风邪外侵是发病之诱因, 风邪伏藏是复发之根源。

3.1. 风邪内生为发病之基础

《四圣心源》: “风者, 厥阴木气之所化也。在天为风, 在地为木, 在人为肝[8]。”肝为风木之脏, 内风的生成, 首先责之于肝, 王莒生教授亦认为“内风不离肝”。肝贮藏血液, 主疏泄, 若肝气调达, 则气与血皆行而不滞, 畅达皮肤经络, 以润养周身。肝木一郁, 气机不畅, 最易化火, 肝火亢盛, 劫迫肝阴, 阴亏不能制阳, 致使阳气内动则为风。内生之风, 非外感之邪, 故不客于大经, 唯留于肌表络脉, 舍大路而趋细隧。内风一旦化生, 不循常道, 专滞细小络脉, 又扰动络脉经气, 使气滞不能达于皮毛, 血瘀不能灌于肌肤, 气血不荣, 肌肤失养, 为白斑的形成奠定了内在基础。叶天士有言: “肝病必犯土”, 肝郁横逆犯脾, 加重脾虚。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 脾失健运, 水谷不得运化, 精微化生不足, 气血不充, 则络脉空虚, 虚风自起; 又因为营卫俱弱, 既不能濡养肌肤腠理, 又致卫外不固, 易受外风。如今生活节奏快, 工作、学习压力较大, 人们普遍有紧张、焦躁情绪, 因而情志因素逐渐成为重要的病理因素[15]。“七情内伤, 责之于肝”, 情志不畅首先影响肝之疏泄, 由肝郁为始动因素, 引起脾虚、血虚, 又进而化为内风。机体在肝郁脾虚、内风暗动、气血亏虚、气滞血瘀的病理状态下, 正气不充、卫外不固, 防御外邪的能力下降, 形成易感外邪的内在体质基础, 此时机体虽未受外邪侵袭, 却已具备发病的内在条件, 为后续风邪外侵、内外合邪发为白斑埋下隐患。

3.2. 风邪外侵为发病之诱因

《灵枢·百病始生》: “虚邪之中人, 始伤皮肤[16]。”皮毛腠理位于人体之表, 是抵御外邪的第一道屏障, 全赖正气充盛得以固护。白癜风患者先期肝郁脾虚、气血生化乏源, 营卫俱弱, 为外邪入侵奠

定病理基础, 此时若有风邪乘虚侵袭, 一方面侵入肌表经络, 阻滞局部气血, 导致皮肤失荣; 另一方面引动内风, 与内在之气滞、血瘀相互搏结, 更加阻滞经络、壅遏气机、堵塞毛窍, 内外合邪, 终使肌肤气血滞涩, 发为白斑。《灵枢·百病始生》: “风雨寒热, 不得虚, 邪不能独伤人[17]。” 白癜风初起多由肝郁生风、血虚生风、脾虚生风为内在之本, 复感时令外风, 内外相引、脉络凝滞、肌肤失养而发白斑, 内因与外因相互影响, 导致了白癜风的发生与发展。

3.3. 风邪伏藏为复发之根源

风邪内不得通、外不得泄, 隐蔽潜伏于人体内部者称为“伏风”, 具有伏而后发、逾时而发且病位较深的特点[18]。伏风的产生, 一由外来, 即因人体正气亏虚, 感受外来风邪后无力鼓邪外出, 致使风邪藏匿于脏腑经络而成; 一由内生, 为脏腑气机失调化生之内风不得消散。白癜风患者本有肝郁脾虚、气血亏虚之基础, 感受风邪, 自身无力抵御外邪、驱邪外出, 若又未得及时治疗, 或仅局部敛斑而未疏透表络余邪, 则致外风未得尽解入里, 潜藏于肌肤、腠理、经络。朱光斗教授[19]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发现, 约 2/3 的白癜风患者在起病和发展阶段有忧思过度或精神刺激, 在病后有因担忧疾病而寝食难安、不寐等症, 认为白癜风在发生时表现为“因郁致病”, 病后又表现为“因病致郁”的特点。情志不畅、肝郁生风是白癜风的始动因素, 若患者情绪问题得不到疏解, 则肝郁仍然存在, 继而风伏于内不得消散。病延日久, 伏风羁留不去, 病机渐次递进演变。其一, 风邪郁久易从热化燥, 内耗津液阴血, 肝血肾精渐被耗伤, 形成肝肾阴虚之病机, 肤络失濡而白斑干涩脱屑、色泽枯白, 更因血虚络空, 无以托邪外出, 令伏风愈伏愈深。其二, 伏风久踞络道, 壅遏气机, 气滞继而血行迟滞, 络脉瘀涩闭塞, 见白斑边界清楚, 固定沉滞, 经年难消。其三, 脾虚运化无力, 生湿酿痰, 郁久化热, 伏风与湿热痰瘀交结, 盘踞经络窍道, 熏蒸阻滞, 肌肤瘙痒黏腻, 白斑缠绵不去[20]。伏风平素隐匿不显, 一旦遇情志郁怒、劳倦内伤、时令外感、饮食失宜等诱因, 既可因新感外风引动宿邪, 亦可因脏腑失调再生内风, 新风触动伏风、内外风相煽, 伏风循络透达肌表, 阻滞络脉, 进一步耗伤营血, 致气血失和、皮毛失濡, 原有白斑扩大蔓延, 新斑滋生。总之, 脏腑失调, 内虚未复, 伏风残留不去, 病机根基未除, 是白癜风反复发作、缠绵难愈的根本原因。

总之, 基于“风淫于内”理论, 立足于动态病程视角, 以“风邪”为核心主线将中医各类病机进行整合贯通。白癜风发病先由机体内在脏腑气血失调, 气机失畅、肝气郁结, 脾运失常, 内生痰湿瘀滞, 郁久暗生内风, 形成发病的内在病理基础; 在此前提下, 复感外风侵袭, 引动伏藏内风, 内外相召, 扰动肤络气血, 最终发为白斑。病程进展中, 风邪羁留肌表、阻滞脉络, 加重气滞血瘀; 迁延日久、伏风耗伤精血, 由实转虚, 渐成脾虚、肝肾不足之态。由此可见, 肝郁、脾虚、湿热痰浊、气滞血瘀、肝肾亏虚, 均是内风滋生、外风触发、风邪渐进传变过程中产生的阶段性病理表现, 风邪贯穿白癜风发生、发展、迁延复发的全过程。

4. 治风、通络为白癜风的核心治则

白癜风核心病机根植于肝郁脾虚, 气滞血瘀, 气血亏虚, 风邪内生与外感相引为患, 肝郁生风、脾虚生风、血虚生风贯穿病程始终, 遵《内经》之旨, 以辛凉苦甘合法治之。临证以自拟辛凉苦甘消白汤为基础方: 薄荷 6g, 牡丹皮 10g, 郁金 10g, 浮萍 6g, 白蒺藜 15g, 当归 15g, 生地 10g, 鸡血藤 20g, 首乌藤 15g, 厚朴 10g, 黄连 10g, 茯苓 15g, 炙甘草 6g, 大枣 8 枚, 生麦芽 15g。方中薄荷辛凉, 疏散肌表外风, 又善疏肝解郁; 浮萍辛寒透表散风, 白蒺藜辛苦, 疏肝平肝、兼散表邪。丹皮、郁金辛苦而凉, 协薄荷共疏肝郁, 又可行气活血、清泄郁热; 黄连苦寒清热、厚朴苦辛行滞, 二者相伍, 清热燥湿又畅达中焦气机。茯苓、大枣、炙草、生麦芽以其味甘健脾和中。当归甘辛活血养血、生地甘寒养血生津,

合鸡血藤、首乌藤增强补血活血、祛风通络之功。诸药合用,使外风得散,肝郁得疏,脾气得运,热清湿去,肌肤气血通达,白斑自散。依据白癜风初期、进展期、稳定期不同病机特点,以“治风、通络”为核心分期论治,辨证加减,兼顾祛邪与扶正,延缓病情进展,减轻皮损及症状,预防病情反复。

4.1. 初发期: 散外风为主, 阻遏白斑扩散

此期为病变初期,白斑新发,病程尚短,表现为白斑散在、面积较小,发无定处,无明显规律,境界不清,颜色多为淡红或粉红,可自觉有轻微的皮肤瘙痒感,病机以外感风邪为主,肝郁脾虚、气血生化不足为本,风邪趁虚侵袭肌肤,引动内风,导致气血失和,脉络瘀阻,骤生白斑。风性善行而数变,若失于干预,待风邪蔓延扩散,白斑将快速扩大。故此期治疗以疏散外风为要务,阻断风邪传变,遏止白斑蔓延,同时疏肝健脾,培固正气,方以辛凉苦甘消白汤为基础,重用浮萍、薄荷、白蒺藜增强疏风之力。浮萍质轻上浮,性善走表,《本草纲目》谓其善祛肌表之风热,能直接将药力引向皮肤,开泄腠理,透发在表之邪气,《医宗金鉴》亦载有“浮萍丸”治疗白癜风;薄荷疏解肝郁,透散气分之热;白蒺藜以其辛散之力助薄荷、浮萍增强祛风平肝之功,尤善散皮肤之风;杨柳[21]等发现白蒺藜对酪氨酸酶的影响是双向性的,在高浓度条件下可激活酪氨酸酶活性,因此色素脱失时应当应用较大剂量,低浓度则表现为抑制,适用于色素沉着类疾病。若患者瘙痒重,可加荆芥、防风增强透表散邪之力,兼见恶风、无汗或汗出不明显者可在上方基础上合用桂麻各半汤;若汗出多,微恶风寒可合用玉屏风散益气固表。此外,为直达病所,迅速控制病情,可根据发病部位加相应的引经药,如见于太阳经加羌活、桑枝、葛根等药;见于阳明经加白芷、升麻、菊花等药;见于少阳经加柴胡、连翘等药;见于太阴经加桑白皮、白芍、桔梗等药;见于少阴经加黄连、淡竹叶、肉桂、细辛等药;见于厥阴经加吴茱萸、川芎、防己等药[22]。

4.2. 进展期: 息内风为主, 平复病情进展

进展期白斑呈持续扩大、增多趋势,边界模糊不清,可出现同形反应,常伴有情志不畅,急躁易怒,食欲不振,少气懒言等症状[23],表现出明显的肝郁脾虚之象。此期外风由表入里,内风妄动,使得气血逆乱,肌肤失养加剧。内风扰动是病情进展的核心病机,临证当以疏肝清肝,健脾益气为重,平抑体内妄动之风,阻断白斑进展。治疗仍以辛凉苦甘消白汤为基础方,若肝郁明显,见胸闷、善太息等症加柴胡疏肝理气,香附、川芎通达气血;若郁而化火之象明显,见烦躁易怒、口苦、小便黄等症,减薄荷、浮萍防辛散伤阴,加栀子、淡竹叶清肝火;若以脾虚为重,加黄芪、黄参补气健脾,兼有脾虚生湿之便溏加苍术、炒山药燥湿健脾;若有血瘀之象,见局部刺痛、舌下络脉青紫、舌上瘀斑瘀点,加红花、丹参活血化瘀。丹参在高浓度条件下对CD8⁺T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最强,进而减少对黑素细胞的杀伤作用,以减少色素减退[24]。

4.3. 稳定期: 搜伏风为主, 固本防止复发

此期病程已长,白斑基本停止发展,少有新发及扩大,皮损境界清楚,颜色呈瓷白或乳白,斑内毛发变白,周围色素加深,此期风邪潜伏肌肤、深入脉络,肝郁脾虚日久,见肝郁、脾虚、痰湿、血瘀多端夹杂、虚实互见之复杂病机,致肝肾不足、气滞血瘀、痰湿蕴结等变证,正气亏虚,伏风难除,稍有诱因即致病情复发,此乃白癜风缠绵难愈、易反复的关键。治疗以搜剔伏风、疏肝健脾为主,根据患者症状兼以补益肝肾、活血化瘀、化痰燥湿等,扶正祛邪,预防复发。治疗仍以辛凉苦甘消白汤为基础,加乌梢蛇、白僵蚕、蝉蜕以增搜风通络之力。若见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口舌生疮、两目干涩、自汗盗汗等肝肾阴虚之象,可将生地易为熟地,合用二至丸滋补肝肾之阴,国医大师禚国维[25]常以二至丸为地方治疗白癜风,临床效果显著,方中女贞子、墨旱莲二药均为甘凉之品,药性平和,补而不燥,滋而不腻。若有阴

液亏损而兼见口干咽燥、五心烦热、舌红少津之象,可加甘凉柔润之沙参、麦冬等清虚热以保阴,滋胃阴而生津液。周洁等[26]总结出,沙参、麦冬等能够增加光敏感性,促使白斑复色。若见白斑处略有疼痛、面色偏暗、肌肤甲错、舌暗有瘀斑、舌下络脉青紫、脉涩等气滞血瘀之象,可根据发病部位,合用血府逐瘀汤、少腹逐瘀汤、通窍活血汤等使瘀血去、新血生,濡养肌肤,恢复皮肤色泽。如白斑见于胸背部,合用血府逐瘀汤;见于腰部、少腹部,合用少腹逐瘀汤;见于胸胁部,合用膈下逐瘀汤;见于头面部,合用通窍活血汤;见于四肢,合用身痛逐瘀汤等[27]。若见身体沉重、纳差、便溏、口中黏、苔白腻等痰湿之象,可加半夏、陈皮、炒白术、薏苡仁燥湿化痰。

5. 病案举隅

患者,女,45岁,2024年5月10日初诊。主诉:左胁部白斑2月余,加重1周。患者2个月前无明显诱因于左胁部发现一处白斑,未予重视,近1周发现白斑范围逐渐扩大,且左侧面颊亦新发一黄豆大小白斑,遂来我处就诊。刻下症见:左胁部可见一约 $3.5\times 2.5\text{ cm}$ 的白斑,境界模糊、呈地图状,表面光滑,无痒痛感。患者平素心情烦躁,时感胸胁胀闷,自觉身热,口干,偶有口苦,纳谷不香,稍食则胀满,月经先期,量多色暗,大便偏干,2日一行,舌质红,苔黄略腻,舌下络脉青紫,脉弦细数。西医诊断:白癜风(进展期)。中医诊断:白驳风(肝郁脾虚血热证)。治则:疏肝健脾,清热凉血。治以辛凉苦甘消白汤去浮萍,加柴胡、栀子、玄参,处方柴胡10g,薄荷6g(后下),栀子10g、丹皮10g,郁金10g,玄参10g,白蒺藜15g,当归15g,鸡血藤20g,首乌藤15g,厚朴10g,黄连10g,茯苓15g,生麦芽15g,炙甘草6g,大枣3枚。共15剂,日1剂,水煎服,早晚温服。每周于白斑局部行火针治疗2次。

2024年5月26日二诊:患者服药后无新发皮损,原有白斑范围未再扩大。情绪较前平和,胸胁胀闷减轻,大便已通,日一行,自觉舒畅。舌质淡红,苔薄黄略腻,脉细。处方:守上方去柴胡、栀子,加白扁豆10g、淡竹叶6g。共30剂,煎服法同前。火针治疗改为每周1次。

2024年6月30日三诊:患者额部白斑面积较前缩小,中央及边缘可见多处点状色素岛。情绪稳定,睡眠、二便正常,偶有口干。舌淡红,苔薄白,脉细。予二诊方去郁金、丹皮、厚朴、黄连,加补骨脂10g、枸杞子10g、麦冬10g。共30剂,煎服法同前。停用火针治疗。

2024年8月2日四诊:患者白斑面积显著缩小,无新发皮损,纳眠可,二便调。舌淡红,苔薄白,脉细。予三诊方,麦冬改为15g,加山药15g、黑芝麻15g。共14剂,煎服法同前。

药尽后患者未再复诊,于2025年8月1日电话随访,诉左胁及面颊白斑基本复色,仅余浅淡色素减退斑。嘱其保持情志舒畅,均衡饮食,定期复查。

按语:本案患者由于情志不遂,导致肝气郁结,郁久化火,灼伤津液,故见烦躁、便干;血中郁热,故见月经提前、量多色暗;肝郁乘脾,气血生化乏源,肌肤失养,发为白斑。初诊时予辛凉苦甘消白汤,因患者肝火较重,且已有阴伤之象,故去辛散利水之浮萍,加柴胡、栀子增强疏肝清热;加玄参助生地凉血滋阴、润肠通便。二诊肝郁得减,稍留湿热邪浊,故去辛散力强之柴胡、苦寒直折之栀子,以防劫伤肝阴;加白扁豆、淡竹叶清化湿热;三诊肝郁大减,体质近于平和,故去疏肝燥湿之品,加补骨脂、枸杞子、麦冬,滋补肝肾,养血滋阴以促复色。四诊脏腑阴阳平衡,气血仍虚,故在前方疏肝健脾的基础上,加黑芝麻、制何首乌直补肝肾精血,寓“以色治色”之意;白芍合营滋阴,增强养血柔肝之力;山药气阴双补,健脾益肾,固护后天之本。本案在“辛凉苦甘”合法的指导下,初期以“攻邪”为主,重点在于疏肝清热、凉血健脾,迅速控制病情进展,使白斑不再新发及有扩大趋势;后期以“扶正”为主,邪去正安后及时调整用药,转向滋补肝肾、养血润燥,以巩固根本,促进皮损复色。《素问·至真要大论》为六气内淫所制定的治法,其性味不止一种,且每个性味的药物又不止一用,正是《内经》治疗思想圆融活法的体现。

声 明

本研究涉及病例资料采集已获得患者知情同意, 做匿名化处理, 严格保护患者个人隐私。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联合引导项目(LH2022H077)。

参考文献

- [1] 徐贤挺, 许洁, 陈彬, 等. 白癜风患者心理状况及相关因素分析[J]. 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 2015, 31(12): 761-762.
- [2] 王琴, 刘晓, 刘庆梅, 等. 白癜风的临床药物治疗研究进展[J]. 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 2025, 34(3): 236-240.
- [3] 梁立铿, 何娟, 张昕, 等. 白癜风心理干预研究进展[J]. 实用皮肤病学杂志, 2025, 18(4): 284-287.
- [4] 叶姝, 陈可平. 赵炳南治疗白癜风临床经验[J]. 中医杂志, 2009, 50(S1): 96.
- [5] 郭永胜, 张思超, 渠景连, 等. 叶天士对《黄帝内经》“风淫于内”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运用探析[J]. 时珍国医国药, 2024, 35(8): 1952-1954.
- [6] 谢文光. 六气淫胜治则及制方规律初探[J]. 江西中医药, 1992(2): 43-45.
- [7] 佚名. 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178.
- [8] 黄元御. 四圣心源[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9: 20-21.
- [9] 张介宾. 类经[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7: 433.
- [10] 张仲景. 金匮要略[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3.
- [11] 尚俊良, 王莒生, 刘春阳. 王莒生教授谈白癜风与风邪的关系及其用药[J]. 时珍国医国药, 2016, 27(9): 2265-2267.
- [12] 刘晓玉, 许爱娥. 当代 8 位名老中医论治白癜风经验荟萃[J]. 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期杂志, 2008(2): 131-133.
- [13] 朱建龙, 陶迪生. 陶迪生治疗白癜风临床经验[J]. 浙江中医杂志, 2022, 57(8): 565-566.
- [14] 吴小红, 廖桂兰, 丁旭, 等. 许铎教授中医辨证治疗白癜风经验[J]. 环球中医药, 2016, 9(11): 1347-1350.
- [15] 刘文斌, 杨秀敏, 魏爱华, 等. 612 例白癜风患者临床特征分析[J]. 中华临床免疫和变态反应杂志, 2025, 19(5): 303-308.
- [16] 郭霭春. 黄帝内经灵枢校注语译[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21: 663.
- [17] 翟双庆, 黎敬波. 内经选读[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99.
- [18] 张艺, 崔红生, 吕明圣, 等. 基于伏风理论辨治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思路[J]. 中医杂志, 2023, 64(13): 1391-1395, 1404.
- [19] 朱光斗. 疏肝解郁、活血祛风法治疗白癜风探讨——附 100 例疗效观察[J]. 中医杂志, 1981(2): 30-32.
- [20] 张成会, 赵玲玲, 刁肇坤, 等. 基于“杂合以治”理论探讨“药-针-线”结合治疗白癜风[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5, 40(2): 732-735.
- [21] 杨柳, 赖梅生, 蔡红兵. 白蒺藜血清对酪氨酸酶活性的双向调节作用[J]. 陕西中医, 2005, 26(4): 370-373.
- [22] 李佳轩, 任秋安, 于凌爽, 等. 基于皮部理论探讨白癜风的发病及引经药的临床应用[J]. 辽宁中医杂志, 2026, 53(2): 63-67, 221.
- [23] 屠福汉, 梁永妃, 王星洁. 白癜风中医证治若干思考[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4, 32(12): 3011-3014.
- [24] 祝逸平, 尉晓冬, 金嵘, 等. 丹参对体内 CD8⁺T 细胞抑制作用及白癜风小鼠的治疗作用[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6, 34(3): 541-543.
- [25] 莫俊熙, 黄咏菁, 禰国维, 等. 国医大师禰国维运用二至丸治疗皮肤病经验摘要[J]. 中国医药导报, 2021, 18(8): 141-144.
- [26] 周洁, 李福伦, 茅伟安. 中西医治疗白癜风研究进展[J]. 世界临床药物, 2018, 39(5): 302-305.
- [27] 郭双子, 杨佼, 许铎. 许铎教授益气补血化瘀法治疗气血两虚兼血瘀证稳定期白癜风经验[J]. 中医药学报, 2025, 53(7): 44-48.